

## 論范遇《月因集》之月詩書寫

張文梅\*、孟毅苗\*\*

### 摘要

清人范遇的《月因集》由十五首以月為主題的詩作輯成。這些作品均以月入題，全詩無一出現「月」字，卻處處在表現月或月所象徵的文化意涵。月詩景物和諧、境界出塵、審美肅穆、題材生新，蘊含詩人多重情感主旨。「月」之隱身手法與六朝軼事典故、先秦史典等的運用是詩歌情感深微與語義朦朧之源頭。范遇汲取李白月詩精華，熔鑄自成，既上采六朝之綺麗流宕詩風，又深得唐詩之含蓄蘊藉的審美特徵，同時不廢盛唐自由奔放的氣息。范遇不僅對於傳統月詩情感表達與藝術技巧進行了重大革新，而且具有重要的詩史與批評史價值。

**關鍵字：**范遇、《月因集》、月詩、婉曲、宗唐

---

\* 江蘇南通大學文學院碩士生。

\*\* 江蘇南通大學文學院碩士生。

## On the poems about the moon in Fan Yu's *Yueyinji*

Zhang Wen-Me 、 Meng Yi-Miao

### Abstract

The *Yueyinji* by the Qing Dynasty poet Fan Yu is a collection of fifteen poems on the theme of the moon. These poems are all about the moon, and the word “moon” does not appear in any of the poems, but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moon or its symbols are expressed everywhere. The moon poems are characterized by harmony of scenery and objects, dusty realm, solemn aesthetics, and new themes, which contain multiple emotional themes of the poets. The invisibility of the moon and the use of allusions to the Six Dynasties and the pre-Qin dynasties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poem's emotional depth and semantic ambiguity. Drawing on the essence of Li Bai's moon poems, Fan Yu absorbs and innovates, not only learning from the beautiful poetic style of the Six Dynasties, but also gaining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ang poetry, while not abandoning the free-spiritedness of the Sheng Tang. Fan Yu not only revolutionized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and artistic technique of traditional moon poems, but also has important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Keywords:** Fan Yu, The *Yueyinji*, Moon Poetry, Euphemism, Vener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清代詩人范遇與王士禎、施閏章等人多有文學交遊，時常參與詩文唱和與文人雅集，是王士禎詩歌群體中的重要成員。《南通范氏詩文世家》共輯錄范遇詩歌百篇，其中包括山茨社藏稿本《月因集》，此集由十五首以月為主題的詩作構成。目前學界尚未有關於范遇《月因集》的專門研究，而這些詩歌在月詩創作史與清初詩學史上均具有重要價值。其雖以月為表現對象，但全詩均未出現「月」字，而月之靈動、高潔形象躍然紙上，複雜的情感主旨亦融貫其間。這不僅由於「月」之隱身、婉曲用典等藝術技巧的靈活運用，更源於范遇對盛唐詩歌精髓之徹悟，是出入於王士禎「神韻說」的清初宗唐詩學新闡釋，對於進一步釐清清初詩學風尚具有重要意義。

### 一、范遇月詩的多重情感主旨

自古洎今，明月一直被視為詩歌中寄寓多重情感的重要文學意象，具有團圓、和諧、美好與愁思等寓意。月詩創作源遠流長，承載多樣情緒之時更是折射出自然及人生哲思。正如傅道彬所說：「月亮作為永恆與自然的象徵，也啟發著人們去追求這種永恆和存在，因而中國人在寄情山水，笑傲山林之際，常常去表現吟風嘯月的風範。」<sup>1</sup>

清人范遇深感於「月人」命題，曾作十五首以月為題的詩歌，其中寄予了多重情感主旨。為方便後文進行分析，現將十五首詩歌大致內容羅列如下：

題名	主要內容	詩評
〈山間月〉	登山望月，現自然之美，寄寓理想追求	阮亭云：興寄高遠，如置身萬丈峰頭。
〈江上月〉	臨江賞月；既據典故傳文學之致，又借漁夫表隱逸之向	施愚山云：如吟孟浩然詩，塵懷頓洗，二、三聯更有憑虛禦風之致。
〈花下月〉	記錄春夜載酒雅聚會；傳愉悅閒	保雯玉云：寫得嫵媚可愛，

<sup>1</sup> 傅道彬：《中國文學的文化批判》（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78。

	適之感	令人心醉。
〈吟壇月〉	文人雅聚，橫槊賦詩，共度良宵	徐湘陰云：才人相聚，對月揮毫，別有一番境界。至詩之高華典麗，無異沈、宋。
〈樓頭月〉	月夜登高遠眺，追慕庾亮、劉琨等賢才	陳其年云：格調、才情俱臻上乘。
〈杯中月〉	飲酒賞月，沉醉美景	孫豹人云：第六聯所謂「杯傾月入喉」也，妙妙！
〈臺上月〉	酒後登臺，憑弔懷古	張萬程云：五、六句寫出四個臺字，感慨不盡。
〈城頭月〉	登城賞月，吟詩作賦，難抑思鄉之情	倪暗公云：末句從未有人道出，必傳必傳！
〈川上月〉	心寄蒼穹，悠然自得	趙旦公云：風景宛然，如在川上。
〈郵亭月〉	奉命出行，途中見月，更透旅途孤獨與戰事緊張	江石粼云：懸之郵亭，銷人魂魄。
〈旅店月〉	羈旅在外，月入思鄉	許山濤云：旅況黯然，殆難為情。
〈馬上月〉	騎馬奔波，抬頭見月，感慨萬分	張異資云：可作遊憩圖中一通清語。
〈漁舟月〉	描繪漁人泛舟江上的隱逸生活	陳其年云：疏爽有逸韻。
〈宮中月〉	宮中月夜聚會，歌舞昇平	康旦生云：似以氣魄勝，而其中秀潤復不可當。
〈鏡裡月〉	明月入鏡，營造天上人間交相輝映的瑰麗意境	丁木公云：清微淡邈，筆底疑有煙雲。

### （一）、自然之樂：月詩景物之和諧、渾成

以月景入詩具有悠久的歷史，這一傳統可追溯至先秦，《詩經·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sup>2</sup>托物起興，以明月之皎潔喻女子之嬌媚，首次構建了自然之月與個人及情感的內在聯繫。隨後，宋玉〈九辯〉「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sup>3</sup>借月抒情，映照品德之高尚，是月意象內涵

<sup>2</sup>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293。

<sup>3</sup> 董楚平：《楚辭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189。

的進一步深化。曹操「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sup>4</sup>則通過月之皎潔表達了深切的哀愁，進一步拓展了月作為情感載體的功能。其後，李白有詩云「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sup>5</sup>更是將月與思鄉之情緊密相連，此種寫法在詩史上代相承遞，彰顯了月意象在表達鄉愁這一人文情感上引起的廣泛共鳴。從宋至清的月詩創作更為多元，但總體而言，不外乎兩層，一是表現月本身的自然屬性，二是賦予月人文內涵，即將月與人類社會的情感聯繫在一起。

月作為自然界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具有普遍性與廣泛性的自然特徵，在范詩中表現出與月與自然和諧交融的狀態。《月因集》開篇幾首率先回歸月的自然本源，聚焦於自然景觀襯托下的月色。

如集中第一首詩〈山間月〉「人在巉岩第幾重，流光片片削芙蓉。雲空碧落秋華淨，露洗層巒夜氣溶。澗水半灣浮宿雁，竹籬一派響寒蛩。瓊樓玉宇知何處，躡屐如登天柱峰」。<sup>6</sup>首聯便點明詩人身處險峻的山岩之中，此時的月光如同刀鋒一般，似乎在雕琢著山間的景物。頷聯則著眼於月光之下和諧的天地山景，天空、山巒、露珠與月色交相融合。在范遇的筆下，月亮雖僅僅只是一個自然的意象，但卻使得山巒、天空更加和諧、寧靜，展現月和諧的自然之美。再如〈江上月〉「楓酣木脫冷蘆洲，浩蕩聲聞聽不休。素練直涵天上下，碎金還礫水沉浮」，（頁 26）開篇便勾勒出一幅月下深秋江景圖，而後則聚焦於月光與水面的互動：月光從天際直掛而下，貫穿天地；又如同碎金散落，隨著水波而明滅。此詩中江與月互相成就、交融，體現月意象渾成的自然美。又如〈花下月〉「風柔雲澹樹叢叢，簾幕光生曲徑通。到眼新紅香旖旎，入樓春色玉玲瓏」，（頁 26）月光透過窗簾，照亮了小徑，映襯了花朵，使得環境更加雅致。

---

<sup>4</sup> 曹操：《曹操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5。

<sup>5</sup> 李白著，安旗、薛天緯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頁 86。

<sup>6</sup> 范曾：《南通范氏詩文世家：第 7 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26。因後文多次徵引用，故其後引用在正文中直接括號標示頁碼，不再另加注釋。

詩人並未局限於龐大的自然造物，而是著眼於花雅細微之物，似未寫月，實則處處是月，此種明寫景物暗寫月的筆法，也表現出月之融合萬物的特性。

## （二）、豪情之志：月詩境界之出塵、高潔

豪放派詩人一改以月寫愁之傳統，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中秋〉和辛棄疾〈太常引·建康中秋夜為呂叔潛賦〉、〈一翦梅·中秋無月〉是借月抒發豪情的經典之作。范遇的先祖范仲淹亦工於寫月，多抒壯志，如〈岳陽樓記〉「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sup>7</sup>〈八月十四夜月〉「光華豈不盛，賞宴尚遲遲。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來夕如澄霽，清風不負期」、<sup>8</sup>〈舟中〉「珠彩耀前川，歸來一扣舷。微風不起浪，明月自隨船」<sup>9</sup>等等。范遇不僅在文學上對於前人有所傳承，而且在思想觀念上亦受范仲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薰陶，展現出范氏文人一貫秉持的文學志氣與道德風骨，實現了家族文化傳承的連續性。即使在清代盛行文字獄這樣殘酷的文化環境中，也仍然在詩歌中坦率無畏地表達自己對於超脫凡塵境界的不懈追求。

如〈山間月〉「澗水半灣浮宿雁，竹籬一派響寒蛩。瓊樓玉宇知何處，躡屐如登天柱峰」（頁 26）聯想傳說中的瓊樓玉宇，以此象徵超凡脫俗的精神境界，「知何處」透露出詩人對於理想世界的憧憬及遙不可及的清醒認識。可即使如此，詩人仍然用實際行動來表現這種執著，「躡屐如登天柱峰」，即使前路坎坷，也毫不畏懼穿上木屐，滿懷豪情壯志，不斷攀登。對於這種不畏奸險、勇攀高峰的人生追求，其父友王士禎評價為「興寄高遠，如置身萬丈峰頭」。（頁 26）

作為通州山茨詩社成員，范遇雅好詩文，耿介絕俗，吟詠不輟，不

<sup>7</sup>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 168。

<sup>8</sup>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頁 80。

<sup>9</sup>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頁 12。

僅執著地追求其理想，亦借月抒發其文學自信心。如其〈吟壇月〉「蘭亭蓮社古風騷，此夕清光屬我曹。橫槩興同良夜集，拈須思入碧天高。瑤琴韻葉文心靜，綺樹涼生筆陣豪。珍重縱橫千古意，照人頭角有星旄」。(頁 27)

詩歌起首，詩人便巧借標誌性文學集會地「蘭亭」(王羲之等人作〈蘭亭集序〉的聚會地)和「蓮社」(東晉慧遠法師與文人結社的地方)來喻指古代文人聚會的傳統及其遺存的優雅風尚，並宣言當下的文學盛況歸屬於他們這一代，凸顯了文學創作的自信心與對未來的展望。繼而，在詩的頷聯部分，又援引《舊唐書·文苑傳下》「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槩賦詩，故其道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sup>10</sup>橫槩賦詩的典故強調參與聚會的文士皆具備非凡的才智、飽滿的情感與昂揚的文學創作激情。整首詩作以生動的筆觸描繪了一場文人雅集的盛況，從起始到結束，行文流暢，彰顯了聚會的高雅與文學創造的蓬勃生機。正如徐湘陰評云「才人相聚，對月揮毫，別有一番境界。至詩之高華典麗，無異沈、宋」。(頁 27)

### (三)、故鄉之思：月詩審美之肅穆、莊嚴

望月思鄉是月詩的經典主旨之一，且基調常以哀婉為主，如杜甫「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sup>11</sup>「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sup>12</sup>以及王建「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落誰家」<sup>13</sup>等等。但也時有豪放之作，如張九齡「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sup>14</sup>劉禹錫「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sup>15</sup>范遇一生飄萍多處，康熙十四年(1675)結識李桑額，並與其子李若士一

---

<sup>10</sup>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 5055—5056。

<sup>11</sup> 杜甫著，仇兆鼈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 491。

<sup>12</sup> 杜甫著，仇兆鼈注：《杜詩詳注》，頁 263。

<sup>13</sup>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 437。

<sup>14</sup> 張九齡著，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 2。

<sup>15</sup> 劉禹錫著，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 1320。

見如故，他們「從桑軍門征巴陵」，<sup>16</sup>且多有詩歌往還。次年春，李若士邀其共聚，「討論經史冬複夏，研究精義晝繼夜」，（頁 3）交往甚密。康熙十六年（1677），正值清朝平定三藩之亂的關鍵時期，其亦毅然追隨李若士遊走四方，「走燕、趙，曆齊、魯，馳驅乎晉、梁，周留乎三楚、豫章，而從事於軍旅」。（頁 52）故其多有望月思鄉之詩，其詩中顯出肅穆、莊嚴的審美特徵，是為一大特色。

其邊塞詩〈城頭月〉，不僅抒發了濃郁的思想之情，而且展示出肅穆、莊嚴的美學特徵。「孤輪擁出暮雲重，照向山樓百雉封。影閃戍旗歛粉堞，夜明烽堠壯金墉。平鋪霜色荒坡草，散入煙光古寺鐘。此際登陴堪作賦，鄉心還比仲宣濃」。（頁 28）

范遇在這首邊塞詩中，描繪奇異的邊塞風景的同時寄寓了複雜的情感。首聯從「城頭月」這一意象引入，構建了一幅邊塞月夜圖：月亮從暮雲中升起，城瓦與月光交相輝映。頷聯細致刻畫月夜邊塞景致，運用「戍旗」、「粉堞」、「烽堠」、「金墉」等意象，強調了軍事防禦的警覺狀態，同時烘托出邊塞夜晚特有的靜謐。頸聯視角轉換，將視線引向更廣闊的自然與人文空間，月色與古寺鐘聲交織在一起，營造一種空靈、幽遠的意境。尾聯直抒胸臆，「此際登陴堪作賦」，站在城牆上面對如此情景，不禁想起了家鄉。「鄉心還比仲宣濃」句中的「仲宣」是王粲的字，其曾作〈登樓賦〉，詩人以此自比。

其羈旅詩〈旅店月〉亦與上詩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描寫旅況之艱辛，但並不衰頹。詩云「羈人撫景羨良宵，一值良宵轉寂寥。似妒短擎穿破壁，卻催戍鼓入危譙。撩他烏鵲棲難定，引我鄉關夢未遙。唱徹鷓鴣聲裝罷馬，依依還喜照河橋」。（頁 28）首聯暗寫良宵美景，以樂景襯哀情，點明旅人寂寥的心情。頷聯中「短擎」、「戍鼓」、「危譙」等意象極具冷漠、肅殺的氣息。頸聯中擾動的烏鵲與夢中的鄉關相互映襯，呈現鄉關

<sup>16</sup> 王成彬：〈范氏詩文世家發展的幾個時期〉，《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2005年2月），頁128—134。



何處是的離別哀愁。尾聯中詩人在普照河橋的月光陪伴下開啟新的征程。上述兩首月詩的景物選取極為莊重，視覺與聽覺範圍開闊，思鄉之情哀而不傷，展現出肅穆、莊嚴的美學特徵。

#### （四）、仕隱抉擇：月詩題材之生新、雄奇

在中國古代文學創作中，以月寫仕、隱較為罕見。登科與落第常與花、葉等景物以及春、秋等季節有關，例如孟郊中舉後所作「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sup>17</sup>所取之景乃是春風繁花；韓愈落第後以落葉、斷蓬自喻，寫下「落葉不更息，斷蓬無複歸。飄飄終自異，邂逅暫相依」。<sup>18</sup>以月寫隱逸之志的詩作亦不多，偶可見於陶淵明、王維等人，如〈雜詩十二首·其二〉、〈山居秋暝〉、〈鳥鳴澗〉、〈竹里館〉、〈西州張少府〉等。

運蹇之愁是范遇月詩之主旨之一，是對於傳統月詩題材的深化。功名零落是范氏一族的傷痛，「三百年來五戌成，祖孫兩第閱明清。六經衣鉢仍先代，九世文章有定評。造物已嗟未俗，一官需耐守平生。縱然世到難堪處，真隱前車直道行」。(頁 213) 自范仲淹後，僅明代萬曆二十六年（1598）范鳳翼、清代光緒二十四年（1898）范鐘及第，清代光緒二十三年（1897）范凱得拔貢，餘者皆為諸生。「范遇深受民胞物與、救濟天下的范氏家風影響，始終抱有治國平天下的淑世之志」，<sup>19</sup>曾追隨李若士投身軍旅，平定三藩之亂。但是直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才因在軍旅中「多所建白」被授武陵縣丞。因此，詩作中多流露出生不逢時、不被賞識的哀愁與迷茫。如其在〈江上月〉「謝公牛渚論詩夜，蘇子黃州作賦秋」(頁 26) 中借用「牛渚吟」和蘇軾黃州作〈赤壁賦〉的典故來寄寓自己的運蹇之愁。「牛渚吟」出自《晉書·文苑傳·袁宏》，後人常用來

---

<sup>17</sup> 孟郊：《孟東野詩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 55。

<sup>18</sup> 方世舉著，郝潤華、丁俊麗整理：《韓愈詩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 4。

<sup>19</sup> 盧曉雯、黃偉：〈南通范氏詩文世家家風研究〉，《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 6 期（2018年 6 月），頁 150—156。

表示偶得知己或生不逢時、空負才華，如李白〈夜泊牛渚懷古〉、陸遊〈獨遊城西諸僧舍〉等詩。范遇借此來影射自身，傳達懷才不遇、志向未伸之愁，雖然對於仕與隱具有困惑的心理，但更多時候傳達出的是對於隱逸生活的憧憬。

書寫隱逸亦是對月詩題材的豐富。分析「隱逸」一詞，「隱」即「逸」，「逸」即「隱」，乃是同義反復而已。<sup>20</sup>《論語·泰伯》中曾有：「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天下無道則隱。」<sup>21</sup>指出「隱」的標準是「道」。《莊子·讓王》更是提出「隱逸」的具體生活狀態：「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sup>22</sup>他們或化身農夫躬耕田園、或隱於山林觀風賞月。范氏一族向來注重傳承，范遇其祖范鳳翼與其父范國祿順治十二年（1655）相繼見背，家計中落，後康熙四年（1665），通州改制增兵，其父更是身受女婿袁生牽連，禍不旋踵，遠遊江南，落魄之極。「出門負書劍，意氣常崢嶸。一試不見容，再試適見並」。<sup>23</sup>范國祿窮盡畢生精力卻功名無籍，後致力於文化傳承，構建通州一地文學傳統。作為其子，范遇自是深知封建科舉制度對普通士子的戕害，更是於貧困潦倒中放棄了功名之想；而作為山茨社成員，范遇同樣對官場秉持厭惡之態，保持風雅，接續山茨。康熙四十四年（1705），他雖因武擔任武陵縣丞，但受父影響，具有濃厚的東林情懷，只願保持高潔的政治操守，最終於次年即辭官返鄉，承繼其父志業，薪傳火繼，與友共同整理家族三代別集，「先大夫在告裡居，感稚圭之移，構築山茨社於北山……十山（范國祿）、濂夫（范遇）兩公複繼之，迄今幾二百載。」（頁 173）賡續家族文化。時人唐待征贊曰：「總

<sup>20</sup> 楚小慶：〈六朝「隱逸」的審美特質及其文化根源〉，《學術論壇》2014年第3期（2014年3月），頁116-122。

<sup>21</sup> 楊伯峻著：《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82。

<sup>22</sup> 郭慶藩著：《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966。

<sup>23</sup> 范曾：《南通范氏詩文世家：第3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134。

因傲骨自天成，不為五鬥把腰折。窺君大意本蕭疏，數米吹羹本野蔬。稱疾掛冠聊免俗，飄然決計歸田廬。」范遇的辭官更多的是對精神自由的追求，其曾在〈馬上月〉中寫道「驅馳不似閒居者，對此清光靜掩扉」，（頁 29）對比旅途奔波的勞頓與居家靜享月色的安寧，表達了對恬淡生活的嚮往之情。〈江上月〉「隔岸有人橫釣艇，微波清露浸羊裘」，（頁 26）描繪了一幅垂釣者與自然和諧共融的畫面，展現了人與自然的親密無間。〈漁舟月〉「鱸羹濁酒披蓑臥，欸乃還吹短笛腔」，（頁 29）更是細膩刻畫了漁夫簡單而充滿樂趣的日常生活，即便是飲用濁酒、身披蓑衣，也能自得其樂，悠然吹笛。這些詩作均表現出詩人對質樸的隱逸生活的羨慕和嚮往之情。

綜上所述，范遇《月因集》獨具特色，不僅寄予深切的個人情懷，而且開拓了月詩創作新方式。其不同時地所作的月詩，結合了自身之處境與遭遇，寄託了自然之樂、豪情之志、故鄉之思與仕隱抉擇等多重情感主旨，其景物之和諧渾成、境界之出塵高潔、審美之肅穆莊嚴以及題材之生新雄奇對於月詩言、象、意這三大審美層次結構有所創新。不僅豐富了「月」意象的文化內涵，而且開拓了傳統月詩的表現範圍，更是將「月」文學創作引向書寫個人性情、反映仕隱抉擇等全新的維度。

## 二、《月因集》婉曲的藝術技巧

中國古代詩歌向來有重含蓄、婉曲與意韻的傳統，「含蓄之美不直露，不點破，意餘言外，耐人尋味，符合中國人的審美欣賞心理」。<sup>24</sup>范遇《月因集》最為特殊之處在於情感的深微與語義的朦朧，這種現象源於詩人所取藝術手法的婉曲性及其所呈現的幽隱意境。

### （一）、「月」的隱身：言有盡而意無窮

范遇《月因集》共十五首詩歌，包括〈山間月〉、〈江上月〉、〈花下

---

<sup>24</sup> 彭國忠：〈中國詩學批評中的「直致」論〉，《文學遺產》2011年第3期（2011年3月），頁12—21。

月〉、〈吟壇月〉、〈樓頭月〉、〈杯中月〉、〈臺上月〉、〈城頭月〉、〈川上月〉、〈郵亭月〉、〈旅店月〉、〈馬上月〉、〈漁舟月〉、〈宮中月〉、〈鏡裏月〉。這十五首詩歌詩名都含有月字，直接言明詩歌與「月」有關，但是縱觀這十五首詩歌卻沒有一首直接寫「月」字，但這十五首詩卻處處在表現月或月所象徵的文化意涵。

題名	與月有關的詩句	月的指代或暗示
〈山間月〉	人在巉岩第幾重，流光片片削芙蓉。	流光
〈江上月〉	素練直涵天上下，碎金還礫水沉浮。	素練
〈花下月〉	風柔雲澹樹叢叢，簾幕光生曲徑通。	簾幕生光
〈吟壇月〉	蘭亭蓮社古風騷，此夕清光屬我曹。	清光
〈樓頭月〉	百尺憑臨瞰遠村，幽光先得影侵門。	幽光
〈杯中月〉	碧瑤似與景相期，滿引嬋娟座上窺。	嬋娟
〈臺上月〉	境以崔巍光更遠，人因瀟灑興何窮？	光
〈城頭月〉	孤輪擁出暮雲重，照向山樓百雉封	孤輪
〈川上月〉	銀潢倒瀉無邊白，碧落高涵一樣青。	銀潢
〈郵亭月〉	霜節影搖龍旆動，星軺光逐馬蹄輕。	光
〈旅店月〉	唱徹鶯聲裝罷馬，依依還喜照河橋。	照河橋
〈馬上月〉	寥廓雲天掛玉圍，嘶風躍澗一鞭揮。	玉圍
〈漁舟月〉	濯濯空明收網罟，晶晶清冷照蓬窗。	照蓬窗
〈宮中月〉	伴此良宵有素娥，娟娟仙彩瀉銀河。	素娥
〈鏡裡月〉	素蟾清照古龍蟠，天上人間一樣圓。	素蟾、照、圓

如上表所示，〈山間月〉「人在巉岩第幾重，流光片片削芙蓉」，(頁 26)「流光」實為月光婉轉的代稱；〈江上月〉「素練直涵天上下，碎金還礫水沉浮」，(頁 26)「素練」聚焦於月光與水面的互動；〈花下月〉「風柔雲澹樹叢叢，簾幕光生曲徑通」，(頁 26)「簾幕光生」暗示月光；〈吟壇月〉「蘭亭蓮社古風騷，此夕清光屬我曹」，(頁 27)用「清光」暗喻月下

的集會氛圍；〈樓頭月〉「百尺憑臨瞰遠村，幽光先得影侵門」，(頁 27)「幽光」指帶月光；〈杯中月〉「碧瑤似與景相期，滿引嬋娟座上窺」，(頁 27)與蘇軾「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有異曲同工之處；〈臺上月〉「境以崔巍光更遠，人因瀟灑興何窮」，(頁 27)凸顯月之皎潔；〈城頭月〉「孤輪擁出暮雲重，照向山樓百雉封」，(頁 28)刻畫月的孤獨與清冷；〈川上月〉「銀潢倒瀉無邊白，碧落高涵一樣青」，(頁 28)極言月色的明亮與廣闊；〈郵亭月〉「霜節影搖龍旆動，星輶光逐馬蹄輕」，(頁 28)星月交織，照亮旅途；〈旅店月〉「似妒短檠穿破壁，卻催戍鼓入危譙」，(頁 28)將月亮擬人化，增加時間的緊迫感；〈馬上月〉「驅馳不似閒居者，對此清光靜掩扉」，(頁 28)象徵安寧的生活狀態；〈漁舟月〉「濯濯空明收網罟，晶晶清冷照蓬窗」，(頁 29)描繪寧靜的月下收網圖；〈宮中月〉「伴此良宵有素娥，娟娟仙彩瀉銀河」，(頁 29)「素娥」即月亮；〈鏡裏月〉「素蟾清照古龍蟠，天上人間一樣圓」，(頁 29)月亮象徵永恆與不變的美好。

詩人寫月卻不說一個「月」字，而是將「月」隱身。其實，這種藝術手法由來已久，如李白〈雨後望月〉雖名「望月」卻無一字「月」，再如朱熹〈秋月〉全詩無「月」，但卻表現出月光的寧靜與澄明。暗寫月帶來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將月亮這一意象隱藏在與月有關的景物之後亦或是通過月光來隱喻月亮，委婉含蓄，賦予月以或清冷、或高潔、或美好的意義，增加了詩歌的韻味和深度，也展現了其獨特的藝術造詣和審美追求。

## (二)、典故的運用：婉曲而自然

范遇在詩中善於運用典故，含蓄蘊藉卻不晦澀生硬，而是委婉地傳達出深微、複雜的內心情感，使得詩歌總體具有流暢自然之美。這源於用典之巧妙，一方面，其偏好選擇六朝名人軼事典故，使得詩歌具有灑脫豪放的基調與開闊宏大的境界。另一方面，先秦史典的運用，使得詩歌又透露出物是人非的哀婉悲傷之情。

例如，〈江上月〉「謝公牛渚論詩夜，蘇子黃州作賦秋」，(頁 26)借

用謝尚「牛渚吟」和蘇軾被貶黃州作〈赤壁賦〉的典故，隱喻自己不受重用、空有才華。〈花下月〉「金穀不須誇秉燭，夜深還坐眾香中」，(頁 26)「金穀園」是西晉富豪石崇的園林，《晉書·石苞傳》載：「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穀，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sup>25</sup>在這裡表明文人宴會的盛況。〈吟壇月〉「蘭亭蓮社古風騷，此夕清光屬我曹。橫槩興同良夜集，拈須思入碧天高」，(頁 27)則借用「蘭亭」和「蓮社」點明聚會的地點，並化用曹操橫槩賦詩的典故，極言聚會時的豪情壯志與文學創作的熱情。〈樓頭月〉「鄂渚雄談推庾亮，晉陽清嘯羨劉琨」，(頁 27)分別化用了庾亮武昌「元規嘯詠」和劉琨晉陽「吹笳退敵」的典故，前者暗指自己對於文學仍有熱愛，後者傳達濃濃思鄉之情。〈臺上月〉「姑蘇麋鹿章華燼，銅雀荊榛戲馬空」，(頁 27)「姑蘇麋鹿」指吳王夫差的姑蘇臺後來成為麋鹿出沒之地，「章華」指楚國的章華臺，同樣經歷了由盛轉衰的過程，「銅雀」指曹操所建的銅雀臺，而「戲馬」則指古代英雄的遊樂場所，如今都已荒廢，這些都傳達出物是人非之傷感。〈城頭月〉「此際登陴堪作賦，鄉心還比仲宣濃」，(頁 28)將自己與王粲作〈登樓賦〉作比較，抒發濃厚思鄉愁情。

題名	典故	情感	典故所屬朝代
〈江上月〉	謝尚牛渚聽袁宏吟詩；蘇軾黃州作赤壁賦	懷才不遇	東晉；北宋
〈花下月〉	石崇金穀園夜宴秉竹夜遊	文人雅集、自然雅趣	西晉
〈吟壇月〉	王羲之蘭亭聚會；惠遠創立「白蓮社」；曹操橫槩賦詩	熱愛文學	東晉；東漢末年
〈樓頭月〉	庾亮武昌「元規嘯詠」；劉琨晉陽「吹笳退敵」	對文學熱愛；思鄉	東晉；西晉
〈臺上月〉	吳王夫差「姑蘇麋鹿」；楚	繁華消逝、	春秋吳國；楚國；東

<sup>25</sup> 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006。

	靈王「章華臺」；曹操「銅雀臺」；項羽「戲馬臺」	盛衰無常	漢末年；楚國
〈城頭月〉	王粲作〈登樓賦〉	思鄉	東漢末年

《月因集》雖僅有十五首詩歌，但涉及到使事用典的詩歌便有 6 首，佔據整個集子的五分之二，而其間涉及到的典故、包含的歷史人物更是在整個《月因集》中表現突出。綜合而言，其使事用典或表懷才不遇、或評文人雅趣、或傳思鄉羈旅、或歎歷史興衰。其中，范遇偏愛六朝典故，在整個《月因集》中多達 5 次，佔據主導地位。其對六朝典故的偏好，尤其集中於東晉，更是反映了六朝士人文化的興盛以及對於後世文學的深遠影響。六朝作為門閥政治與玄學清談的高峰期，文人雅集成為士族身份與風雅生活的重要象徵，而亂世中的個人際遇則凸顯了士人在政治動盪中的才情與憂思。此外，六朝文學對自然意象的審美深化，使得「月」超越單純的景物描寫，轉而承載士人的精神寄託與歷史感慨。清人范遇借用六朝典故，融合了政治之思、個人抒懷、文化追慕，於懷古中完成對現實和歷史的雙重書寫。

由上可見，「月」的隱身與典故的巧妙運用是《月因集》重要的藝術特色。雖以月為題、以月為景，但無處寫月，又無處不是月，此乃「月」之隱身，以致詩歌語盡意遠。即使心意曲致、情感深微，也不開懷直抒，而是融典入詩，借助六朝事典與先秦史典來寄託情思，使得詩歌含蓄蘊藉、意蘊綿長。

### 三、范遇對李白月詩的接受與宗唐詩學傾向

「范氏並不拘泥於師法對象，表現出如李白歌行般的氣勢格局，並對前人詩歌體貌有意模仿，多數能以復古為策略，注入現實境況和一己情感。」<sup>26</sup>范遇自承家學，致力於家族文化。細讀范遇「月」詩，無論是

<sup>26</sup> 陳曉峰著：《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學與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 758。

字詞錘煉、情感抒發還是典故化用，都明顯汲取了李白詠月詩的創作精髓。詩人將李白筆下的明月意象深深植根於自己的詩境沃土，繼承了清新自然的月韻傳統。另外，從其父友對其「月」詩評價來看，顯然范遇關注的是詩歌內在的氣韻格調，屬於典型的唐詩風格。他本身深受清初宗唐詩風之影響，身邊聚集著宗唐詩人群體，眾人對於《月因集》的諸多評點顯示出范遇和而不同的詩學旨趣。

### （一）、《月因集》對李白月詩的借鑒

李白對月亮情有獨鐘且工於月詩，據統計涉及月亮的詩歌共有400多首，堪稱月詩之典範。「他兼具儒、道之志而政治失意，其月詩體現出豐富的精神內涵，既有對於精神家園的探尋，又是主體意識的回歸」。<sup>27</sup>「考察古典詩詞中『月』意象的嬗變史可知，以李白為代表的唐人完善了自先秦無特定情感意蘊，至漢魏情感寄託內涵的生發，再至唐代定型為哲理內涵和神話崇拜內涵的月路歷程」。<sup>28</sup>在其筆墨下，月光與流水交相輝映，織就了和諧寧靜的詩意畫卷，明月不僅是歡聚暢飲的歡愉載體，也是思想懷人的溫柔寄託，亦是映射現實、引發思考的媒介。范遇深受李白月詩的啟發，對於其進行了全方面借鑒。

李白月詩中經常以「洗心」、「金波」、「江波」等詞句來表現月光與水波的和諧之美。如「水國遠行邁，仙經深討論。洗心向溪月，清耳敬亭猿」、<sup>29</sup>「或弄宛溪月，虛舟信洄沿」、<sup>30</sup>「淙水淨素月，月明白鷺飛」、<sup>31</sup>「波光搖海月，星影入城樓」、<sup>32</sup>「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

<sup>27</sup> 龍新輝：〈李白寫「月」詩歌的精神內涵〉，《湖南社會科學》2014年第2期（2014年2月），頁213—216。

<sup>28</sup> 宋俊麗：〈「月」意蘊在中國古典詩詞中的嬗變〉，《河北學刊》2011年第2期（2011年2月），頁242—244。

<sup>29</sup> 李白著，安旗、薛天緯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1065。

<sup>30</sup> 李白著，安旗、薛天緯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頁1036。

<sup>31</sup> 李白著，安旗、薛天緯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頁1120。

<sup>32</sup> 李白著，安旗、薛天緯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頁1071。



<sup>33</sup>等，將月與水融合，給人以洗練之感。而范遇《月因集》也常常聚焦於月光與水面的互動，如「素練直涵天上下，碎金還礫水沉浮」，月光照耀在水面上，如同碎金散落，增添了畫面的動感與生機。施愚山評其「如吟孟浩然詩，塵懷頓洗，有憑虛禦風之致」。(頁 26) 再如「煙霜落檻天疑近，雲水準原路不昏」，(頁 27) 在月光的照耀下，雲水一色，給人寧靜之感。「唱徹鶯聲裝罷馬，依依還喜照河橋」，(頁 28) 月光照在河橋上面，成為旅途中的一抹溫柔安慰。

李白還經常賦予月亮以人的靈性，在寫景抒情的基礎上，將月亮作為自我情感的載體。如其在醉酒後高呼「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sup>34</sup>「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sup>35</sup>將月亮看作是好友，陪同相伴。范遇亦是如此，不再將月亮看作是一個靜態的景物，而是賦予月亮以人的情態，使其與詩人互動。如「人在巉岩第幾重，流光片片削芙蓉」，(頁 26) 自然之美由月色點染更顯精緻，使人愉悅。「碧瑤似與景相期，滿引嬋娟座上窺」，(頁 27) 月亮也在窺探這場宴會，增添了雅趣與幻想色彩。「似妒短擎穿破壁，卻催戍鼓入危譙」，(頁 28) 月亮催促邊防的鼓聲進入高高的哨樓，增加緊張感。

李白的月詩往往蘊含複雜的情感，其中既有孤獨、鬱悶，又有思鄉懷人，也包括對現實的哲理反思，如其「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sup>36</sup>點明國家已處於水生火熱之間，「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sup>37</sup>表明淡泊名利之姿，「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sup>38</sup>灑脫豪邁之感呼之欲出。范遇亦將多樣的情思寄予月景之中，山間觀月，發出「瓊樓玉宇知何處，躡屐如登天柱峰」，(頁 26) 以示對於理想的執著追求。「橫

---

<sup>33</sup> 李白著，安旗、薛天緯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頁 614。

<sup>34</sup> 李白著，安旗、薛天緯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頁 594。

<sup>35</sup> 李白著，安旗、薛天緯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頁 722。

<sup>36</sup> 李白著，安旗、薛天緯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頁 1045。

<sup>37</sup> 李白著，安旗、薛天緯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頁 587。

<sup>38</sup> 李白著，安旗、薛天緯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頁 1052。

槩興同良夜集，拈須思入碧天高」，(頁 27)月下相吟揮灑豪墨，正如湘陰所評：

「才人相聚，對月揮毫，別有一番境界，境以崔巍光更遠，人因瀟灑興何窮？」(頁 27)

傳達出灑脫不羈的態度。另外其《江上月》典故更是直接源於李白詩歌《夜泊牛渚懷古》，是其學李的典型之作。

綜上可見，李白月詩對於范遇《月因集》的創作影響極大，在諸多方面於其有所沾溉。借鑒李白月水互動的表現內容，將月亮擬人化的藝術手法以及在月詩中寄託情思的抒情方式。范詩在吸收李詩的基礎上亦有所突破，營造月水景物之和諧渾成的境界，表現月之靈動與人之親密以及源於性情的豪放灑脫的情感寄託。

## (二)、從《月因集》評述看范遇的宗唐詩學傾向

「清代是詩學之融合與大成時期，縱觀詩史，唐、宋詩各有其力推者，宋詩風以後起之勢最終壓倒唐詩風，獲得較高的審美特徵定位」。<sup>39</sup>然而，唐、宋詩風的消長是個動態起伏的過程，范遇生活的清代前期，宋調雖經錢謙益、黃宗羲等人的大力提倡，「但由於其為唐詩的價值尺度所範圍，受限於傳統詩學觀念與宮廷審美趣味之制約，理論與創作均未結出果實」。<sup>40</sup>此時佔據上風的乃是王士禛主唐的神韻詩學，其經過對明代格調派與清初宋詩風的揚棄與反思，以離形得似的深度師古為路徑，重新樹立唐詩審美理想。<sup>41</sup>詩壇諸人亦追隨其後，對於以神韻見長的唐詩更為青睞。《月因集》可謂興寄高遠，舒爽有逸韻，詩作及評述顯示出宗唐詩人群體之文學交往與理論主張。

<sup>39</sup> 唐芸芸：〈清代唐宋詩之爭中宋詩代表及唐宋源流脈絡的確立〉，《學術界》2022 年第 9 期（2022 年 9 月），頁 117—125。

<sup>40</sup> 蔣寅：〈王漁洋與清初宋詩風之興替〉，《文學遺產》1999 年第 3 期（1999 年 3 月），頁 82—97。

<sup>41</sup> 蔣寅：《清代詩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 年），頁 55。

推崇具有道家美學的王孟詩派，提倡詩之韻味是范遇諸友的詩學主張。如王士禛評〈山間月〉，「興寄高遠，如置身萬丈峰頭」，（頁 26）認為其富有韻味，自有神韻，意在言外，寄寓高遠，更對其志向持褒揚之態。又如陳其年評〈漁舟月〉「疏爽有逸韻」。（頁 29）再如施閏章評〈江上月〉「如吟孟浩然詩，塵懷頓洗，二、三聯更有憑虛禦風之致」，（頁 26）贊其詩有憑虛禦風之致。更謂范詩就像孟詩一般空靈蘊藉，有如「掛席候明發，渺漫平湖中。中流見遙島，勢壓九江雄」，<sup>42</sup>氣勢磅礴，境界闊大，卻也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sup>43</sup>的清曠。

對於唐風繼承自六朝的綺麗、流宕的一面諸人亦有推許。范遇〈吟壇月〉借「蘭亭」、「蓮社」以表文人聚會之歡愉，徐湘陰評其「才人相聚，對月揮毫，別有一番境界。至詩之高華典麗，無異沈、宋」。（頁 27）沈、宋為文綺麗，語言華美，錦繡成文，學者宗之。翁方綱還認為沈、宋之詩具有恣肆的風格及不拘的氣勢，「沈宋應制諸作，精麗不待言，而猶在運以流宕之氣，此元自六朝風度變來，所以非後來試帖所能幾及也」。<sup>44</sup>縱觀《月因集》，不單單是〈吟壇月〉語言精美，而且全詩皆用詞典當，精緻高雅，蘊含著一種流暢奔放的氣息。

要之，范遇《月因集》宗唐的傾向可見於諸友的評述，主張韻外之致，推崇綺麗、流宕的風格。再結合對於李白月詩的接受可知，范遇雖站隊於王士禛神韻詩學一派，但又能自出機杼，既上采六朝詩學之綺麗流宕，又得唐詩含蓄蘊藉之精髓，更能把握盛唐文學豪放自由的時代與精神氣息。

#### 四、結語

---

<sup>42</sup> 孟浩然著，佟培基箋注：《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49。

<sup>43</sup> 孟浩然著，佟培基箋注：《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315。

<sup>44</sup> 翁方綱：《石洲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2。

范遇《月因集》是清代月詩書寫之大成。其月詩在描寫月下萬物時透露出和諧、渾成之美，在抒發豪情逸致時，境界出塵、高潔，借月懷鄉時哀而不傷，極具肅穆、莊嚴的審美意韻，書寫仕宦與歸隱的題材時盡顯生新、雄奇。全詩雖無一「月」字，但隨處可見月之蹤跡，且月之形態躍然紙上，情感抒發亦較為幽隱，這與作者所取婉曲的藝術技巧有關。即多從側面烘托，採用「月」之隱身的手法，寫月言有盡而意無窮。大量運用六朝事典與先秦史典，使得所蘊之灑脫、哀婉等意在言外。范遇根植於李白月詩之傳統土壤，對於月水互動的表現對象、賦月以人之性情的表現手法以及寄情多樣的抒情模式多有借鑒。同時，其與王士禛、施閏章等宗唐詩人有較多的文學活動，詩友對於《月因集》的評價顯示出其熔鑄六朝綺麗流宕與盛唐含蓄豪放審美的詩學旨趣。范遇對於月詩書寫具有突破意義，「異於傳統月意象平和、中庸、含蓄的文化特質」，<sup>45</sup>打破瞭望月思鄉、借月懷人與以月寄興的寫作范式。「並且具有重要的詩歌批評史價值，深微的情感表達與婉曲技巧的運用是對於漢魏六朝古詩傳統的總結，即委婉含蓄、古澹、自然渾成的審美」，<sup>46</sup>「同時重綺麗、尚文采，裨補明、清之際詩風之相對空疏，是清初詩史上六朝風的啟動」。<sup>47</sup>更重要的是，范遇隸屬於宗唐一派，於唐詩傳統亦有所總結，於清代宗李杜與宗王孟之爭中，能夠不為王士禛宗王孟的時流所裹挾，亦未步趨於宗杜群體之後，而是推尊甚少立於潮流頂端的李白。「其於文人雅集的盛讚，充滿旺盛的生機、蓬勃自信心與自豪感，是昂揚、外拓的盛唐時代精神的復歸」，<sup>48</sup>是日薄西山的清代詩壇的「為霞尚滿天」。<sup>49</sup>

<sup>45</sup> 葛金平：〈古典詩詞中月亮意象的起承與功用〉，《江西社會科學》第32期（2012年10月），頁99—102。

<sup>46</sup>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542—553。

<sup>47</sup> 曹虹：〈清代文壇上的六朝風〉，《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1期（2017年1月），頁75—83。

<sup>48</sup> 孟二冬：《中唐詩歌之開拓與新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56—81。

<sup>49</sup> 劉禹錫著，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268。

## 引用文獻

### (一) 現代出版專書

- 曹操：《曹操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
- 董楚平：《楚辭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 陳曉峰著：《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學與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
- 杜甫著，仇兆鼈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
- 范曾：《南通范氏詩文世家：第 7 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
-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年）。
- 方世舉著，郝潤華、丁俊麗整理：《韓愈詩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
- 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 傅道彬：《中國文學的文化批判》（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
- 蔣寅：《清代詩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 年）。
- 李白著，安旗、薛天緯、閻琦、房日晰箋注：《李白全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
-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 劉禹錫著，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
- 孟二冬：《中唐詩歌之開拓與新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 孟浩然著，佟培基箋注：《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 孟郊：《孟東野詩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年）。
-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

翁方綱：《石洲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張九齡著，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二）期刊論文

曹虹：〈清代文壇上的六朝風〉，《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1期（2017年1月）。

葛金平：〈古典詩詞中月亮意象的起承與功用〉，《江西社會科學》第32期（2012年10月）。

蔣寅：〈王漁洋與清初宋詩風之興替〉，《文學遺產》1999年第3期（1999年3月）。

龍新輝：〈李白寫「月」詩歌的精神內涵〉，《湖南社會科學》2014年第2期（2014年2月）。

盧曉雯、黃偉：〈南通范氏詩文世家家風研究〉，《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2018年6月）。

彭國忠：〈中國詩學批評中的「直致」論〉，《文學遺產》2011年第3期（2011年3月）。

宋俊麗：〈「月」意蘊在中國古典詩詞中的嬗變〉，《河北學刊》第31期（2011年2月）。

唐芸芸：〈清代唐宋詩之爭中宋詩代表及唐宋源流脈絡的確立〉，《學術界》2022年第9期（2022年9月）。

王成彬：〈范氏詩文世家發展的幾個時期〉，《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2005年2月）。